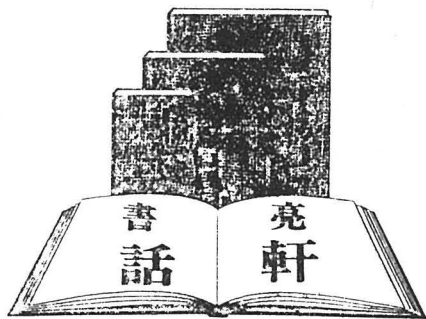


現在喜歡讀書的人不多，星期例假的時候，百貨公司、電動玩具場可以擠得水洩不通，書店却是鬆鬆寬寬，而且翻書的人在書店前頭的比後頭的多，因為書店前頭常常擺着掛着一些期刊雜誌，翻期刊雜誌當然也叫翻書，但是畢竟比審閱四平八穩的書要省力氣。有許多人從離開學校大門之後，可以十幾二十年一本書都不買，以為家裏計得有報紙就行了。殊不知報紙的過眼雲烟跟好書的永恒性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最妙的是有的寫書的人，已經左一本右一本的出了不少書，他自己却不買書不看書。理由一目了然：忙着寫

亮軒

不讀書人與讀書人



沒閑工夫看哪。對於這種人，若必須要有一個尊稱的話，姑且稱之爲「思想家」。他們是成天到晚的思想，來不及去了解別人的思想。我還曉得有的電影編劇，一年編個七、八部，絕對不需要參考書，甚而連看一看自己編的電影都不重要。他們的生活是由編劇賺錢，由賺錢花錢，錢花掉了再編劇。因爲他有天才而且更擁有欣賞他這種天才的人，所以他至今也不須要什麼不必要的覺悟。更有一種人，他們只看人家送給他的書，你知道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印出來以後，東送西送請人賜教有多過癮，於是專門等人送書來看的人就應運而生。送來的書也不會太多，可以從從容容的看，天長日久，他自然相信要花錢買書來讀是非常古怪的事。肯讀送來的書的人，還不算頂糟，有的人是把送來的書妥爲積存到差不多的數量之後，四折三折的賣給光華商場的舊書攤，去造福不太買得起書偏又有喜歡看書毛病的少數民族。

這個年頭真奇怪，我們稍微留神，就會發現大多數的人千方百計的不看書。爲了怕不小心看到書，他早年用過的教科書筆記本參考書，以及在故作多情時代看過的言情，說翻譯小說等等，都放在經年難得照

面的庫房裏。沒有庫房，便束之高閣。所謂束之高閣一點都不假，他們確實把書按照大小尺碼一疊一疊落好，再用牛皮紙包起來，然後網上。他們尊敬他們讀過的書，因爲他們知道失去的青春不再回來，這些書却能代表一部份青少年的浪漫氣息，牢牢網在那裏，可堪回味。但是長期敬而遠之的結果，使他們也漸漸的視而無睹了，中年老年也有許多可忙之事呀！也有人乾脆把書依照重量賣給收破紙的，這種一刀兩斷的作風，比起前面那種疙疙瘩瘩的作法，顯得比較有氣魄。不管處理方法如何，不肯讀書的目的倒一律達到了。當然家裏偶而也不小心會被同樣喚做書的東西溜了進來，諸如競選的小冊子、報紙多少周年送給老訂戶的贈書、辦公室裏帶回來的什麼專輯紀念集之類。這些書就是要故意去看它們都很難，所以經年累月的也就擺在那兒表示書態便是，好在數量也不多，不至於妨碍正常生活。

正常生活中要貫徹絕不看書的決心，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。首先要設法把自己搞得很忙，這個很忙偏重在行動方面，隨時隨地的要把自己搞得手忙腳亂，一會兒去串個門子、一會兒上一趟飯館、一會兒看個

電影、一會約幾個牌搭子。結果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一個已經擁有如此豐富的生活的人，真是不必看書了呀！看書只屬於無聊的人幹的無聊事。不過無聊這個鬼東西也十分的不可捉摸，再忙的人偶而也會撞見它。那怎麼辦呢？難道一無聊就看書嗎？不行！絕不看書的氣節一定要保持下去。打開親友的電話號碼簿，找一找恰當的對象，撥一通電話過去，剛好對方也在無聊狀態中，於是兩個人就無聊化有聊的閑聊兩小時，這一天的生活又充實起來。也可能碰上別人都忙的時候，那就把看過的報紙再拿來看，分類廣告一類一類擦着讀，當然報紙上可能會變成書的一部份的篇幅，諸如社論、特寫、副刊等等，是一定小心翼翼的不要看到。

真正講爲了絕不看書而要如此傷腦筋的躲書的機會也不多，因爲有電視了呀！真是謝天謝地，電視不知幫了多少人完成了不看書的心願。從下午六點鐘開始的卡通，直到半夜十一點多的晚間新聞，絕不遺漏的看。看電視也真是一樁令人從身體到心理都很忙碌的工作。這一台跟那一台的節目要隨時轉換比較，斟酌損益。一台電視就可以使一家人通通不看書，大家

聚做一處，嘖嘖喳喳評長論短，其樂融融。每天晚上都讓電視節目在自家客廳裏橫衝直撞，鬧到精疲力盡然後上床睡覺，倒頭便睡，據說一個人能够倒頭便着就是神仙，足證電視機多麼的物美價廉。書，算得了什麼東西？書不僅不會使大家有嘖嘖喳喳的機會，一家人假如各自看書，簡直是劃地爲牢各起城堡，會令人茶不思飯不想，會攪和得人失魂落魄，會使你無端的大笑還是長吁短嘆不已，變得神經病模樣，書還可能害得人做惡夢或者終宵不眠有碍健康。聰明的人只看電視不讀書，讓執迷不悟的傻子繼續不務實際的幹那看書的無聊事吧！

如果到外地出差旅行，白天的節目或者公事辦過了，晚上特別的無聊起來，我們的社會也預備了許多避免看書的妙策。把皮包往旅館裏一放，可以出去看電影、聽歌、逛百貨公司，也可以找個超級豪華髮型店馬殺雞。空閑更多的話，還可以泡澡堂子。鈔票方便的話，可以上舞廳跳舞，甚至於在旅館裏叫條子。要是一個人晚上七點就回旅館房間，電視也不看，覺也不睡，又沒有異性伴侶，不叫餐飲部送東西到房裏去，只曉得打開箱子拿出來看，這在侍應生眼中，不

是窮措火便是阿木林，連小費都懶得跟你要。看書居然會把自己搞成這般形狀，稍有警惕心的人自然抵死不看了。

凡此種種構成的絕不看書的風氣，高高駕凌在看書的風氣之上，也是淵源有自。設想當年在學校以唸書爲業的時候，多麼辛苦！薄薄幾頁言之無物的東西，一定要用幾個禮拜的青春去翻來攪去，然後把背得滾瓜爛熟的答案填在考卷上。老師教授規定你一年只許讀那麼幾兩重的書，而且要勤奮的讀不眠不休的讀，讀到臉色蒼白兩眼發直，就有希望當模範生。好像一個人遞給你兩顆花生米，要你馬上開始吃，你一邊吃也一邊詳細說明兩顆花生米的質量重量如何，栽種的程序如何，放在口腔各部份的關聯性及各種相互作用如何。他要說一個鐘頭，在這一個鐘頭的時間以內，花生米不許吞上肚去，他也不另外再給你一顆半顆，因爲恐怕你連這兩顆的味道還沒有品嚐清楚。一個鐘頭以後，他給你出個題目：「試述咀嚼兩顆花生米的味覺經驗。」考試答案規定要寫至少兩百字，否則不計分。那位可憐的吃花生米的學生，腦子裏翻翻滾滾的只有兩個字：「噁心！」你想想看，受過這種折

磨的人，他這輩子還肯吃花生米嗎？他只要人性猶存，對於花生米，連正眼都不肯瞧一下。

除了學校以外，其他地方也有人鼓勵你去讀書，他們告訴你，想要成大功立大業，就非讀書不可。但是沒料到有人硬是沒出息，一點成大功立大業的野心都沒有，所以只要有機會，他就不讀書，搞不好這種人誤打誤撞的，居然也成大功立大業了。還有人告訴你，要把人做好，就得讀書。什麼樣的人是做好了的人呢？方方正正吃冷豬肉形狀者也。那種人你不喜歡，順理成章的就不喜歡讀書了。還有人見你肯讀書，却替你操心起來，怕你只讀壞書不肯讀好書，而且他們深信薄薄一本壞書，就會引得一個讀書人走火入魔，壞了經由百本好書培養出來的功力。於是他指定你應該經史子集的挨着排來讀，你讀了三年，他輕輕點頭，說你已經「入門」了，然後緩緩搖頭，說你「還要再下工夫」。如果你當場沒有讓他撩撥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你就有希望在將來當個大儒，你一輩子講話都字字有來歷，舉手投足間也無不中規中矩，變成吃冷豬肉的活楷模。楷模不需要很多，所以大部份的人在一開始就自動讓出了這項寶貴的權益，他們雍容

大度得有理。

不料壞書也有壞書難以抗拒的好處，假如你有當偵探的天才，不難發現方正君子也讀了不少壞書，而且是熟讀——這就難免不令人疑竇叢生了。膽大一點的人挺身相問，答案很快的就甩過來了，他們會告訴你，你的年齡未到、學識不足、修養還要加強、判斷力仍待磨練等等。可惜的是，到你果然活到他們要求的各項水準的時候，已經見書生畏。歸根結底的說，你這輩子就落得好書也沒有讀通，壞書也沒見到。你早游有餘暇的過着絕對不必讀書的生活。

但是天底下還是有人不幸的變成讀書人，一天不讀書就惶惶然若有所失，一月不讀書便覺得人生乏味。假如強迫限制他要他一年不讀書，到過年的時候，他遙聞爆竹，百感交集，說不定請求你不要給他紅包，寧願能領麻繩一條，以便上吊。這種把讀書當作與日光、空氣、水三者同樣不可或缺或缺的畸形異類，他們是怎麼產生的呢？

這種人一定天生的就要比別人彘扭才行。人家一學期按部就班的讀老師指定的四兩重的教科書，他却像發熱疹似的一見到這薄薄幾本書就不能忍耐。人家

把書領回去，規規矩矩包裝好，就穩穩妥妥的放在一邊準備在到學校接受教育時配合使用，他不，他沒命的一兩天就把那一點珍貴的教科書讀完了，好像三下兩下就把兩顆花生米吃下肚裏。到了學校，面臨必須把那兩顆花生米從胃裏——也許已經到了血管裏，重新弄出來重吃重嚼，他就一籌莫展了。要到筆答：「試述咀嚼兩顆花生米的味覺經驗」時，他慘了，因為在那兩顆花生米之後，他又背着師長偷偷嚼通無數可口的小東西，諸如話梅、麥芽糖、山楂片、牛肉乾：等等等等，吃過花生米了嗎？可憐他早就忘了。題目是答不出來，模範生他是門兒都沒有。不及格要挨打、挨罵、挨罰、他一樣也都沒躲掉。無奈他天生的就比別人彘扭，所以至死不悟，還是喜歡亂七八糟的看亂七八糟的書。倒並不一定真的膽大包天，只是因為太忘我了，居然在課堂上偷偷看起來，一路偷偷得到家也好，不幸不知不覺喃喃有聲吃吃而笑，其結果自不免鞭影與淚痕交輝。這種人遲鈍的心靈也會有一知半解的覺悟，他想了又想——所謂痛定思痛，下了一個決心，不是決心不看書了，而是決心不上學了。上學是義務教育，不上學的人只好摺上逃學的罪名。

但他寧願做一個快樂的罪人。他到青山綠水間看書，睏了就在樹下睡覺，又被小鳥的鳴唱喚醒。還有圖書館也可以幫助他做個罪人，圖書館裏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書，不必花錢就可以看得到。小饞嘴進了伸手可取的糖果舖，他還會想到學校與老師嗎？

因為太喜歡看書，他可能會留級，使生他養他育他的人痛心疾首，採取種種消極的與積極的補救措施。但是他的問題太嚴重，治不好，他居然渾渾噩噩，不以留級為恥，教科書依然對付不了，其他的書依然讀之不盡，他以為留級對他只是一種抽象的形式。少數師長也會同情他，却因為他自己擇不善而固執，無論曉以大義還是明以功利，他都有聽沒有到，於是注定在校園中一直扮演個不上進的角色。

如果他考得取大學的話，也不會是他的第一個志願，偏偏他只有「唯一志願」，唯一志願沒有達到，考上個三十八志願，他要繼續沒出息四年，不過只要他考得上，親朋好友就都為他舒了一口氣，感謝天恩祖恩，那四年裏他吃的苦不會太多。

到了社會，這十幾二十年養成的積習就改不了啦。他們最合理的出路是教書或者編書，喚作「學以致用」，否則就很麻煩，假如淪為一般機關要辦個什麼事，就會呆頭呆腦丟三落四，所以主管也絕不會要之以重任。別看此輩平日癡癡聾聾，有時不曉得哪一根筋搭錯了線，竟然滔滔議論，聲色俱厲，似乎想要一步邁進歷史裏頭去。大家曉得這個人本來就不正常，也就隨他去了，誰要跟一個讀書人計較？漸而漸之，他就自絕於人了，變得獨來獨往，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，看似平常，別人却能够分析出其中不正常的意義或意圖，不過還不是一笑置之。讀書人就算造反了人家都還要等着看看笑話，何況只是繼續讀着書進進出出呢？在劍及履及的實踐派者眼中，讀書人也是一種可以調劑身心的風景。

大概就是因為他們無害，大家也就讓他們以迥異常人的生活方式在身邊生活下去。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又養了讀書人，這一點，倒要特別提醒讀書人，好教他們在讀書之外，也學習一點感激。